

数据女王

杰里米·克利夫特

专访卢克雷齐娅·赖希林

——实时短期经济预测的领军人



欧元区经济或呈现复苏性增长，但远未摆脱各种风险，前路依然曲折。做出该预测的是伦敦商学院教授、欧洲中央银行首位女性首席研究员卢克雷齐娅·赖希林（Lucrezia Reichlin）。

作为商业周期分析专家，赖希林认为：“我们尚未走出经济危机，在找到对策之前，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在俯临伦敦摄政公园的狭小办公室里，她说道：“单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正增长，我们正经历技术性复苏，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

赖希林是实时短期经济预测的领军人，而这种预测需要处理大量经济数据。凭借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她在商界和学术界都颇具影响力。她现任伦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和意大利裕信银行（UniCredit，一家活跃于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商业银行）非执行董事，曾在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主政欧洲央行期间担任该行研究部主任，并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顾问。

坐在比赛场地的位子

赖希林认为，“在商业银行担任董事，能使你以类似‘身处比赛场地’的视角近距离直面欧洲银行业的各种问题”。这位经济学家平时与女儿一同生活在伦敦北部地区，但也会定期回到意大利。

她将银行业联盟战略和破产银行的

重组或清算视为进一步稳定欧元区的重要步骤。今年5月欧洲议会新一轮选举则对欧盟金融业基础框架的完善至关重要。

通过建立欧洲央行主导的全面监管机制、针对经营不善银行的单一救助/清算机制以及统一的存款担保体系（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结构性转变”一文），银行业联盟将为拥有18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引入通用规则和保护机制。欧盟已向正确的方向迈出步伐，但赖希林认为各方仍需加倍努力，制定稳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实现欧洲金融一体化。

谈到自己的祖国意大利，赖希林满怀热忱与眷恋。她早年曾在摩德纳大学研习经济学。因靠近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帕加尼等品牌的总部所在地，摩德纳被誉为“全球超级跑车之乡”。她随后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教十年，在此期间与人共同提出可用于数据集处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成为全球应用宏观经济学界开展动态因素模型研究的领军人物。

2002年，应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四年后升任主席）之邀，赖希林展开了相关评估：用自己的上述设计开发可用于各国央行短期预测的模型。她与自己曾经的博士学生多米尼科·吉安诺内（Domenico Giannone）共同设计了该模型，旨在对主要经济体的当季GDP增长进行实时预测。该模

型已被全球多家机构所采用，并成为她本人在十年后参与创立的现时预测经济学有限公司（Now - Casting Economics Ltd.）的主打业务。

激进的根源

赖希林及其家族的经历与二战以来的欧洲史联系密切。她的太曾祖父母于19世纪从瑞士移居意大利南部；她母亲的家族来自的里亚斯特（一战期间为奥匈帝国领土），拥有犹太血统。赖希林本人出生、成长于罗马，父母都是思想激进的政治活动家。

赖希林的母亲卢西亚娜·卡斯特里娜（Luciana Castellina）是意大利著名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儿时曾与法西斯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女儿一起打过网球，后来成为欧洲议会议员。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多·赖希林（Alfredo Reichlin）在二战期间曾是意大利抵抗组织成员，于1946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并成为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影子内阁“经济部长”。她的兄弟皮尔特罗·赖希林（Pietro Reichlin）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现在罗马的一所大学任教。

赖希林回忆道：“我家曾来过各种各样的人，比如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等共产党传奇领袖，像我父母一样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激进分子，还有其他国家那些持类似政见的人。”幼年的她还曾与母亲一起上街散发政治传单。

赖希林深知历史如何影响各代人。在为母亲的回忆录作序时，她将自己与母亲年轻时做了比较。该回忆录记录了她母亲初入成年、时局动荡的1943—1947年，其英文版《发现世界：墨索里尼统治阴霾下的政治觉醒》（Discovery of the World: A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Shadow of Mussolini）将由Verso Books（以出版全球左翼学者著述而闻名——译者注）出版。

赖希林在序言中写道：“我们这辈人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时期，成长在富裕家庭，接受了大众教育，见证了离婚、堕胎的合法化和女权运动的新发展，也曾经历过失望。”而她母亲曾于1969年协助创办左翼报纸《宣言报》（Il Manifesto），却因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意大利共产党开除出党。

赖希林继续写道：“我在政治上显然倾向左翼，但不支持共产党；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局急转直下，我的生活也从此转向。”

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护主义盛行、恐怖事件频发——1978年，意大利时任中左翼总理阿尔多·莫洛（Aldo Moro）被“红色旅”（Red Brigades，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意大利的一个极左翼恐怖组织——译者注）绑架、暗杀。赖希林在此后不久即离开意大利。她对此回忆说，当时在意大利让人“倍感窒息，亟需离开”。

在赖希林看来，在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欧洲（例如，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0%），经济危机塑造了不合群的一代人。她不但对今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持怀疑态度，还认为由于各国执政党理念各异、年轻失业人群戾气日增，经济危机的政治破坏力正在凸显。

“我们曾称她为‘公主’，但绝不敢当着她的面这么说！”

赖希林认为，欧洲如今面临的危险并非法西斯主义的沉渣泛起，而是政局不稳、政治进程日益失信于民。“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政治家，也不相信民主政治；由于许多人被拒之事外，民主制度出现了空洞。”

“人们倍感孤立。”

处理大数据

与父母不同，赖希林专注于经济数据，而非意识形态。“我研究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是想用更专业的技术手段研究经济发展；这或许是有点和父母作对，但在意大利学习了大量马克思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之后，我有点厌倦，因此决定到美国去，并在那里对计量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作为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的交叉学科，计量经济学运用统计、数学方法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问题的对策予以检验和量化（见“什么是计量经济学”，《金融与发展》2011年12月号）。该学科通常细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作为经济学中的偏技术派，我想设计大数据集处理方法。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此事很有挑战性，可我却对相关实际应用情有独钟。本·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理事时，曾试图解决这家央行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每天面对众多数据应接不暇，须对每天获得的数据流加以主动分析，置之于相应模型中。为此，他特地邀请我主持这项工作。”

在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借助与意大利银行的合作，赖希林曾设计出反映欧洲经济活动的EuroCOIN指数。该指数目前仍在定期发布，反映欧元区经济的总体情况。该指数问世于欧元流通初期，是第一个反映欧元区经济总体走势的指标。

赖希林还曾成立欧元区商业周期网络（Euro Area Business Cycle Network），帮助各国央行、学者开展沟通；她曾是欧元区商业周期数据委员会（Business Cycle Dating Committee）的首任主席。该委员会通过

什么是现时预测？

经济学和计量学界都借助“现时预测”（nowcasting）来研究和判断当前、未来近期的经济状况。该术语是“现时”和“预测”的合成词，在经济学中指借助实时数据对一国经济状况进行即时、持续更新的描述。

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跟踪通常具有滞后性。因此，他们所预测的实际上只是现在，甚至不久前刚发生的情况。与之不同，现时预测者设计出一种无需非正式判断即可处理大量数据的统计学模型。该模型能以不同频率、不同发布间隔，从大量数据系列中提取相关信息（Giannone、Reichlin 和 Small，2008 年）。

上述模型的设计理念便是人们可在 GDP 公布前，通过多种多样的大数据源（如失业数字、工业订单数、贸易差额等）获得其发生变化的信号。在现时预测中，这些数据被用于计算与实时发布的数据流有关的、当季 GDP 估算值序列。

还出现了以社交媒体（如推特）为载体，预测人口“情绪”或流感疫情的现时预测方法。

赖希林还曾参与创办一家名为“现实预测经济学”（Now - Casting Economics Ltd）的公司。该企业的主打业务正是利用了相关技术。

“所有数据（比如失业情况报告）都被事先录入机器（模型）。因此，当政府最终发布该报告时，其中的数据与我们先前预测的会有误差。而这一变量会影响我们对 GDP 或其他任何指标的现时预测。因此，我们通过新闻能将各种数据联系起来。在欧洲央行任职期间，我的团队曾向时任行长提供相关简报，行长阅后回应道：‘好吧，由此看来当前季度的实际产量已被修订了，可这意味着什么呢？’而这台机器（模型）恰能回答他的问题，使我们得以说明被发布的数据对其他指标的意义所在。”

“这（模型）是一种可进行数据读取的综合框架，问题是‘它能否取代人脑的判断’。据我们评估，它的平均效能不亚于人脑。”

记录欧元区 11 个初始成员国在 1970—1998 年期间以及 1999 年以来整个欧元区的经济衰退—扩张周期，编写该区域的商业周期年表。

对此，她回忆道：“这项工作使我得以走近各国央行，从而在此后有可能会进入欧洲央行任职，并对货币政策产生兴趣。”她在欧洲央行工作了四年，直至 2008 年到伦敦商学院任职。

赖希林一直积极推动关于欧洲的经济研究事业。在布鲁塞尔任职期间，她曾协助欧洲经济学和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设立顶级的博士研究生项目，并担任该项目负责人。

把研究和政策结合起来

吉安诺内曾与赖希林共同提出“现时预测”短期预测模型（见专栏），并协助她设计欧元区非标准货币政策。他认为，赖希林致力于“密切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是她对欧洲央行的主要贡献，影响深远。

吉安诺内指出：“具体而言，人们对货币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存有争议，而她能对这种争议施加重要影响。”（Fischer 等人，2007 年；Lenza、Pill 和 Reichlin，2010 年）她还改进了欧洲央行在危机时期的预测工作。

赖希林在欧洲央行的继任者、现任行长顾问的弗兰克·斯梅茨（Frank Smets）认为，她的存在使央行更加注重经验研究，而这正应了那句谚语“事实或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他对原谚语做了改动）。

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米歇尔·伦扎（Michele Lenza）认为，赖希林支持“在政策性争论中更多地应

用尖端研究”。在伦扎看来，赖希林致力于研究能以多种变量处理大数据集的动态因素模型，这或是她对经济学界最重要且深远的贡献（Forni 等人，2000 年和 2009 年）。

赖希林在摩德纳大学的老师（教授）马可·里皮（Marco Lippi）、马里奥·福尔尼（Mario Forni）、马克·哈林（Marc Hallin）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与吉安诺内一同加入她的研究小组，从事政策分析和预测用动态因素模型的设计。美国学者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和马克·沃特森（Mark Watson）也在同一时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赖希林和沃特森曾在 2000 年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上对上述模型做了专题介绍。

里皮认为，赖希林能为一个研究团队注入“一种极大的干劲和目标性”——这是一种联系理论与现实世界的驱动力。“当数据模型不起作用时，她会用一些直率的话语将整个工作拉回现实。”

作为酷爱赛车运动的意大利人，里皮还借用了赛车界的一个情形做比喻：“我感觉，我们当中那些偏技术派有时就像塞巴斯蒂安·维特尔（Sebastian Vettel）冠军车队中的那些熬过辛苦比赛日的技术人员。”

对于赖希林有些专横的性格，里皮爆料说：“我们曾称她为‘公主’，但绝不敢当着她的面这么说！”

可喜的进步

赖希林对女性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倍感欣慰。对此，她微笑着表示：“这对于经济学界的女性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

“以往出席各种会议，我不曾遇见其他女性同行。但情况正在改变，比如美联储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IMF的克里斯汀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俄罗斯央行新任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南非央行行长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当然还有自2000年起就担任马来西亚央行行长的泽蒂·阿齐兹（Zeti Akhtar Aziz）。”

“如能打开一点局面，便可取得聚沙成塔之效并冲破文化阻碍。我也希望广大女性能在职场规则制定、人际关系和自荐担任重要职位时互帮互助。但我们仍然任重道远，比如在我的祖国，性别歧视依然比比皆是。”

关于欧洲

赖希林正在写一本关于欧洲央行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的书。她在书中对该机构应对危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欧洲尚未实现财政一体化并缺少统一的银行业监管或问题解决机制。

“在我看来，欧洲央行做得不错。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它成功地挽救了欧洲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崩溃。2008年，它曾提出一揽子流动性供应措施，这对于避免银行业危机的全面爆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金融体系架构不健全、银行资本化不充分、2009年经济略有复苏后主权债务危机的延续都是不争的事实，并暗示着欧洲央行已认识到自身处境的内在不稳定性——比美国、英国，甚至日本央行的处境更为脆弱。”

“我认为在那种处境中，我们会犯一些错误，但在下结论之前，你得承认在没有财政支持、不具备‘最后贷款人’功能、缺乏危机解决之道的工具时，欧洲央行的确名不副实。虽然我觉得央行地位终将实至名归，但恐怕前路漫漫。”

银行业为何成为关键

当被问及尚未完成的相关工作时，赖希林认为当务之急是组建银行业联盟。

赖希林指出，“这是一个亟需的项目——监管银行业的重任突然落在欧洲央行肩上，这对其而言是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尚不清楚该采用何种机制——针对银行业运行中的变量、资本短缺等问题，我们该采用何种解决机制。”

“在欧洲，随着金融一体化，众多跨国银行在中央市场兴起，因此银行资本的规模要比主权国家的经济总量大得多。这与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其银行资本规模远小于国家经济总量。”

“因此，如果欧洲各家银行中有一家出现问题，我们只能超越国家的范畴来解决。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极其复杂，因为涉及财政问题，而我们恰恰缺乏必要的财政工具。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作为私人银行监管者、但却缺乏相应财政机制的中央银行。而这正是问题复杂之所在。”

“我们现已建立起通行的监管机制，但就其如何发挥作用，仍存在一些疑问。而我也对当前关口不甚乐观。除非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能带来利好因素，否则继续实施欧洲统一货币政策的努力将步履维艰。”赖希林目前定期为《意大利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撰稿。

各种迫在眉睫的问题

当被问及今后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时，赖希林认为影子银行体系（各种与银行功能类似、但却缺乏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未来或将引发关注。

“金融体系的各种风险正层出不穷，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风险将以各种形式始终存在。我们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赖希林认为必须削减巨额公共债务，但如有可能，此举应循序渐进，以将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我本人不太推崇经济紧缩战略。”

她还认为，欧洲当前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债务危机，其长期影响之一便是GDP增长持续乏力。“那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虽可能继续增长，但增长率却很低。”

无论经济增速几何，她都会予以实时跟踪。■

杰里米·克里夫特（Jeremy Clift）是IMF的出版人。

参考文献：

Fischer, Björn, Michele Lenza, Huw Pill, and Lucrezia Reichlin, 2007,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the ECB Experience 1999–2006,” in Conference Volume of the 4th European Central Bank Conference, The Role of Money: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ankfurt).

Forni, Mario, Domenico Giannone, Marco Lippi, and Lucrezia Reichlin, 2009, “Opening The Black Box: Structural Factor Models with Large Cross Sections,” *Econometric Theory*, Vol. 25, No. 5, pp. 1319–47.

Forni, Mario, Marc Hallin, Marco Lippi, and Lucrezia Reichlin, 2000, “The Generalised Dynamic Factor Model: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2, No. 4, pp. 540–54.

Giannone, Domenico, Lucrezia Reichlin, and David Small, 2008, “Nowcasting: The Real-Tim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Macroeconomic Data,”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5, No. 4, pp. 665–76.

Lenza, Michele, Huw Pill, and Lucrezia Reichlin, 2010, “Monetary Policy in Exceptional Times,” ECB Working Paper No. 1253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